



风铃

FENGLING

投稿邮箱: lybdx1862@163.com



9月16日,看到人民日报公众号发布视频:一小伙参军,没有家人送,面对采访,他坚定而又自信地说:“没让送,家太远了!”

不知为啥,看到此,内心被深深戳动了一下,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。

三十年前,我也是这个样子,不让家长送,自信又从容地去当兵。

我的父亲曾是我们县电业局的一名工人。我家四个孩子,全是男孩。家里负担重,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,父亲从电业局离职,在县城开了一家饭店。正是因为他的努力,我很早就在县城读书,直至参军入伍。

其实,父母是不想让我参军的。他们更想让我去做生意,或者像他们一样开个饭店,自食其力,养家糊口。可我那时的心已经坚定了当兵的志向。他们的态度是:选上你就走,选不上就留下。

没想到我选上了。

走的那天是个下午。我悄悄地整理好行囊,没对他们说出发时间。我知道,说了,母亲一定会送,她一定会哭。我当时的想法是,当兵就要有个男人的样子。我暗暗发誓:等我肩扛红牌(军校学员肩章)那天,再堂堂正正回家见她。我想让她看见的,不是背着包袱远走的儿子,而是肩扛红牌回来的儿子。

我背着行囊,穿着新军装,沿着县城那条老街往集合点走。走到街口拐角处,迎面撞上了一个人,是妈妈。她正从前面饭店出来,看我穿着新军装,背着行囊,她什么都明白了。

她笑了一下,说:“走啊!”

我说:“走啊!”

我不敢停留,我怕停下她忍不住哭泣,也怕自己忍不住回头。我倔强地走了,自始至终都没有流泪。

那一天,她站在县城老街的拐角处,目送我远去。我留给她一个穿着军装的背影,她留给我一个薄薄的微笑。

那个微笑很轻,像冬天窗户上的一层霜,薄薄的,一碰就化。她没哭,没追出来,没说别的,就那么站在街角。

那一年,全县一起入伍的有一百七十多个新兵,别人都有爹娘兄弟送,只有我一个人。有人问我:“你家里人呢?”我挺了挺胸,说:“没让送,家太远了。”

其实家根本不远,就在县城里。可在我心里,那个距离,比天还长。

说到底,那时候的我,心里装着一个英雄梦,想当英雄,想一身戎装、保家卫国,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这个梦,从少年时读过的那些书里长出来,从骨子里冒出来,挡都挡不住。为了这个梦,我可以不怕苦,不怕远,不怕一个人走。

可那天下午,在县城老街的拐角,我们还是撞上了。

母亲没有哭。她笑了。

那个微笑,我记了三十年。

那是她和我在人世间的最后一面……

昨日重现

妈妈的微笑

文/沈自强

部队的日子,比我想象的苦,也比我想象的甜。新兵连第一次跑五公里,我跑到最后腿发软,扶着膝盖直喘。班长在旁边吼:“这就不行了?你不是要当兵吗?”我咬咬牙,又跑了起来。

后来我被保送上了军校。

遗憾的是,妈妈走的时候,我还差两个月就接到军校录取的消息。她走得太急了,急得没来得及等我。

那两个月,成了我这辈子最漫长、最残忍的两个月。

后来我常常想:如果她再晚走两个月,她就会接到那个好消息。她就会看见,那个当年头也不回的少年,慢慢有出息了。

她就会笑。那个微笑,会比冬天窗户上的霜更亮、更美。

三十年后,再回想那个下午,我终于看清了那个微笑。那不是不心疼,不是不想追出来,不是不想多嘱咐几句。那是一个母亲用尽全身力气,把自己所有的担忧、不舍、牵挂,都压进嘴角,变成一个微笑。她知道,你这一去,再回来就是大人了;她知道,你选的路,她帮不上忙,也不能拦;她知道,此刻你需要的是一份“安心”,而不是一捧眼泪。

所以她笑。她用那个微笑告诉你:去吧,家里有我。她用那个微笑告诉你:好好干,别回头。她用那个微笑,把一个母亲能给的全部体面,都给了儿子。

后来,我退伍转业,娶妻生子,每逢过节回老家,看见的只有墙上那张黑白照片。照片里的她,还是那样微微笑着,薄薄的,轻轻的,像窗户上的霜。

我站在照片前,跟她说话。说我的军旅生活,说我的成长岁月。我说:“妈,儿子没给您丢人。”

她不说话,就那么笑着看我。那一刻,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
今天,看到那个视频里的小伙,听到那句“没让送,家太远了”,我一下子就被击中了。

我不是不知道那个小伙为什么要这样说。我太知道了。他不是不想让家人送,他是怕自己回头。不是家太远了,他是怕距离太近——近到能听见母亲的叮嘱,近到能看见父亲沉默的侧脸,近到一旦回头,就再也迈不出那道门槛。

所以他挺直腰板,把军帽压低,把包袱往肩上一甩,大步流星地走了。走得像个英雄,走得义无反顾。

那个小伙,心里大概也装着一个英雄梦吧,就像三十年前的我。

可他不知道,他身后那扇门里,有一个人正看着他,一直看到他走出巷子,走出村口,走出这条街,走出这个城。

那个人,也在笑,就像三十年前,我母亲一样……

生活随笔

母亲的“三字经”

文/郑显发

母亲的“三字经”,是从秋天开始的。

那年九月,我离家去城里读高中。母亲送我到村口,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像一蓬秋天的芦花。她只说了三个字:“好好的。”我点点头,却不敢回头,怕眼泪掉下来,砸疼她脚下的泥土。

母亲的“三字经”,是一本无字的书,用二十四节气装订,以炊烟和月色作序。

第一页,写的是“勤”。秋收时节,她蹲在院子里剥玉米,玉米壳在她膝前堆成一座金黄的小山。她的手指粗糙得像树皮,却灵巧得像绣娘。我蹲在旁边帮忙,剥了三五个就喊累。她笑了,说:“人勤地不懒。”这话是奶奶传给她的,如今她又传给我。月光漫过屋檐,照着她鬓角的汗珠,像一粒粒微小的琥珀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“勤”字原来是这样写的——左边是心,右边是茧。

第二页,写着“忍”。那年秋天,父亲在外做工摔伤了腿,家里全靠母亲一个人撑着。她天不亮就去地里收稻子,回来还要熬药、喂猪、翻晒粮食。我半夜醒来,看见她坐在油灯下补衣服,针尖在发间一抵,又低头缝下去。她的背影薄得像一张纸,却硬生生撑起了一个家的天。后来我读到《诗经》里那句“夙兴夜寐,毋忝尔所生”,眼泪一下子涌出来——这不就是母亲吗?她没读过书,却把“忍”字活成了一首诗。

第三页,写着“爱”。母亲不善言辞,却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灶台边那只豁了口的粗瓷碗里——那是给我单独留的,碗底永远卧着一个荷包蛋。俗话说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,可她从不打电话说想我,只是每次回家,都发现我的被子晒过了,屋子里有阳光和菊花的味道。

去年秋天,我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家。母亲在院子里择菜,我的女儿蹲在旁边,奶声奶气地问:“这个韭菜怎么长得像草呀?”母亲笑了,说:“傻孩子,草能割了一茬又一茬吗?”我站在门口,忽然觉得时光倒流——二十年前,我也这样问过。而母亲,依然是当年那个在秋阳下择菜的母亲,只是头发白了,背弯了,走路慢了。

母亲的三字经,其实远不止三个字。是“天冷了,多穿件衣裳”;是“别熬夜,身体要紧”;是“出门在外,吃亏是福”。这些零碎的话,像秋风里的落叶,一片一片,积成了我生命里最厚实的秋天。

此刻,窗外的桂花开了,风过处,落了一地的香。我拿起电话,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。那头,母亲的声音依然简简单单,还是三个字——

“知道了。”

我笑了,眼泪却掉下来。原来,母亲的“三字经”,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。而秋天,是这本书最温暖的封面。